

序

【開幕序】

尋找下一個二十年

——余範英

我的老友黃榮村；想起十年以前我們就開始面對公與義，我們有個公與義小組每年開不完的研討會，今年又開始了，開始之前雲漢覺得說曾經有過棲蘭山，可不可以再來一次，所以有了今天。本來每次都是覺得我不需講什麼話，但幾十年下來我也有了些感觸、有些想法，算是開場白，我也有一些感想，心裡想該講的還是要講，我就念念吧。

猶記得二十年前的棲蘭山之會，當時有黃榮村有王汎森也有我，當年的學者與聚會記憶猶新，今日我們在草山相聚，就像二十一世紀中第一個十年，台灣好像忘記了世界正在快速轉變，也幾乎不介意東亞經濟版圖的改寫，各領域菁英無不被吸捲於無謂的政治糾纏，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局面，也是一個令人思變與反省的時候。

全球化浪潮的到來，全球正處於科技經濟與環境生態之間的衝突，各在地文化皆面臨巨大的挑戰，我們台灣能做什麼、能有什麼樣的作為？該做的似乎很多，然而只見族群議題再次淪為選戰的工具，公民社會依然沉淪在政治的叫囂之中，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依舊沒有解決，文化價值接近崩潰，沒有前景只有倒退。

我們也許無奈但沒有權力悲觀，存續發展的問題正逐步逼近台灣的各個層面，我們不願意隨波逐流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我們堅信台灣仍有許多知識份子，保有對於道德理念的堅持，對世代的關懷，對土地的熱愛以及對各行各業依舊在各個角落質樸勤奮的人的責任。

今日我們在草山重聚，為的就是重新省思知識分子對於人民的責任，為重塑一個多元開放的包容文化價值，為尋找下一個二十年——台灣的出路。

現在我說說這麼多年辦研討會的感受。放眼下一個二十年，台灣的人文社會如何與世界完全同步，如何把握學術中立，釐清文化與學術的責任與位置，過去中研院吳大猷先生開啓了科學領域間的對話空間，然而我們今日期待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夠迎頭趕上，知識良心能夠有所依歸，知識分子能夠再起。

比起歐美許多國家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在台灣仍不算蓬勃，專業智庫仍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與支持，智庫與政策的對話逐漸式微，為了爭取資源，學術中立屈服於

權力的分配下，學術尊重仍需要爭取。

學者與普通人一樣生活在現實中，不可能保持絕對的中立與自信，然而學者又和普通人不一樣，他們對於學術的要求是「真實」而非「現實」的依據負責，對「歷史」而非「一時」的觀念負責，是現代社會精神的中流砥柱與歷史價值的闡釋者，為學術理念傳承負責，是知識分子塑造與改變社會的動力。一次次的研討會，讓我們更體會到知識分子的宿命，世世代代裡我們都經歷過政治的操弄，走過政治的黑暗期，唯有學術理想，真理明辨的環境才能使知識分子的香火傳承。

我尊敬的與會學者們，下一個二十年，我們將無可避免觸及全球化及兩岸問題，面對大中國的競合與挑戰，台灣該有什麼樣的自信與準備？

謝謝大家的參加，黃榮村，朱雲漢，還有我的同事聖芬、炎元，以及我們時報的同仁跟基金會的伙伴、國彰的攝影、蕙仙的訪問，謝謝大家的參加。